

经几路纬几路、几大马路纬几路，这是济南人常挂在嘴边的地名。以经纬为路名的情况在很多城市都有，但济南的经纬道路又有所不同——经路东西走向、纬路南北走向，与地理经纬线的方向正好相反。无论外地人还是济南人，都对此疑惑不解，济南这种特殊的道路命名方式究竟因何而起、起于何时？

1904年，山东行政当局制订了三个章程：《济南商埠开办章程》、《济南商埠购地章程》和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，从这三个章程的内容中可以得知，商埠最初的规划非常简单，只有地租等事项较为详细，并未厘定道路。后来随着道路的建设，逐渐出现了路名。“经路”“纬路”也不是同时出现的，开埠之初，东西向道路称为“马路”、南北向称为“纬路”，经一路当时称为大马路，依次是二马路、三马路。在一份民国七年(1918年)山东交涉公署呈送外交部关于处置敌产的呈文中，使用的就是“商埠大马路”、“二马路”等路名，而且有相应的门牌号。由此可以证明当时有明确的门牌管理制度，即“马路”“纬路”是当时的法定地名，而不是俗称，“经路”是后来才出现的。

为什么就这样直白地以“马路”为名呢？一百年前，“马路”是一个特殊的词汇——按西式筑路法修造的才能称为“马路”，是“马卡丹路”的简称。“马路”在当时还是一种新鲜事物，“马路”与中国传统道路的区别在于，马路是蒸汽压路机压制的，有路基、有路面纵坡。今天的经一路、经二路是济南最早的“马路”，所以干脆直呼其名，以“马路”命名了。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埠都有叫做“大马路”的道路，《清稗类钞》中就曾总结道：“吾人对于两租界之马路，亦各有习称之名，如南京路曰大马路，公馆马路曰法大马路，此等不胜屈指。”至于为何称经一路为“大马路”而不

甬管认不认识，打招呼时叫声“老师”，已然是在济南生活的标配。“不愧是孔子的老乡啊，打招呼都这么客气”，初次见到这场景，许多外地朋友忍不住感慨。“老师”作为在济南逢人必喊的称谓，流行不过三十多年。

起初，“老师”这词门槛很高，指年老资深的学者。《史记》有“田骈之属皆已死，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”，可见司马迁时的老师搁在现在，最起码相当于大师。后来，词义进一步扩大，教学生知识的教师都是老师，这就是韩愈《师说》中说的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

不过，古时“老师”多用在文言书面语中，生活中罕用。明清以降，无论是高等学府还是民间私塾，多称教师为“先生”“师长”“师父”。直至19世纪末，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等推行新学，在《学生操行



标注“二马路”的明信片。

【钩沉】

济南经纬路名是如何出现的

□耿全



《续修历城县志》附图是最早出现“经路”的地图。



标注“大马路”的明信片。

是“一马路”，那是因为这这条路作为最靠近交通运输线的马路，位置是最重要的，商埠总局就设在此处，所以开埠之初称为“大马路”，而非“一马路”。

只将东西向道路称为“马路”，因为济南商埠的路网规划以铁路线为依托，商埠局对埠区建设倾向于西方当时流行的“带形城市”规划，即与运输线平行的为主路，垂直的为辅助道路。从后来的建设中我们也能看出，商埠确实是以“经路”为建设重点的。例如，商埠总局最初从德国购进的五台压路机筑路，就是先修的东西向道路，然后再修南

北向道路，修筑了大马路至三马路的路基跟路面，南北向的道路最初只修筑了部分路基，其余的基本还是土路。

“马路”“纬路”的同时出现，说明了济南商埠总局最初并没有用经纬来命名道路的想法。“纬路”为何会单独出现呢，按以前的习惯，“经纬”是与“规矩”等同的，一说经纬先想到纲理论常、条理、秩序等等引申含义，最后才是词的本意——编织。开埠之初东西向道路少且长，南北向道路多且短，是辅助道路，穿插其间，所以才将南北向道路称之为“纬路”。“纬”在这里的

叶，济南街头打招呼用词五花八门，其中，“师傅”算是居热词排行榜榜首了。“师傅，跟您打听一下，二大马路怎么走？”“师傅，南门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“师傅”指有经验的人，听着热情贴切，适合陌生人套近乎，但主要适合称呼中年男子。因此，还需要和“大娘”“大爷”“老哥”“哥儿们”等混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除了上述老词，“同志”也在城里流行起来。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国营，济南人打瓶酱油喊“同志”，买斤点心喊“同志”，公交车售票员和乘客也互称“同志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来了，全称“同志”就不妥了。恰逢经历“文革”后整个社会对知识、教育的空前尊重，“老师”一词很快从教育界推广开来。“老师”与“师傅”意思相近，但更有普适性，再加上济南自古有尊师重教之风，因此很快在普通

【有此一说】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逢人喊「老师」何时在济南流行

规范》里明确“老师”是教师的唯一称谓，“老师”才常用些。真正词义泛化，走进百姓生活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了。

事实上，20世纪上半

含义是穿插主干之间，专指辅助道路，并非是纺织中短线为“纬”的概念。

商埠总局订立的“马路”“纬路”的路名，公众按照有经必有纬的语言习惯，很自然地自行解读为“经纬路”，逐渐将“马路”称为“经路”。而且，“经路”比“马路”更顺口，叫“经二纬三”比“二大马路纬三路”更省事。1914年出版的《济南指南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商埠……其地以东为经，南北为纬，已修之马路有三，自北而日辟于南也，已分之纬路有八，自东而条数及西也，而尤以一马路、二马路及纬三、纬四、纬五诸路，最为繁富。”这里，作者所说的“东西为经，南北为纬”反映的就是公众看法，因为商埠初期东西向道路长，南北向道路短，配合长者经、短者纬的认识，就有了道路经纬之别。但书中说具体道路名称的时候，绝大多数还是用的“马路”，该书附图标明的也是“马路”，这时的民间俗称与法定地名间已经出现了不同。

“经路”正式被确定为法定地名，时间在1922年至1924年之间。在一份1922年历城县呈报外交部的文件中，写有“三大马路”“四大马路”的地名，这是已发现的“马路”作为法定地名的最晚实例。1926年出版的《续修历城县志》中有一幅商埠地图，是比照商埠总局绘制的地图翻印的，该图明确标注了“经一路”“经二路”等地名。该书编纂完成时间不晚于1924年，这是济南最早标注“经路”的地图。此后出版的地图，虽有标注为“马路”的情况，但不过是沿袭旧称而已。

从最初商埠总局订立“主路辅路之别”，到被公众解读为“长短经纬”，又到演化为“纺织经纬说”，法定地名从“马路”“纬路”，逐渐转变为“经路”“纬路”。不过，厘清这一演变过程，也仍改不了老济南人称呼“几大马路”的习俗，地名无不是约定俗成而来的。

民众间流行开。

比“喂”礼貌，比“同志”“小姐”好听，比“师傅”尊重，比“先生”和“女士”随和……“老师”的走红并非偶然，而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竞争。“老师”这个词的好处在于：听的这方无论您是男女老少，从事何等职业，被叫声“老师”心里透着舒坦，被抬高的满足感油然而生；同时，喊的这方显得自己有礼貌、有文化，与自己是孔子老乡的身份相称。

百余年以来，“老师”一词几经沉浮，作为称谓看似讲究，却又最不需讲究，简直是“懒人福利”，除它之外，还真难找到替代词。所以，不仅济南，现在北方城市越来越常用，乃至西南的重庆都渐由“美女”“帅哥”改用“老师”了。如今，许多电视综艺节目里，主持人亦称嘉宾为“老师”，可见这种称谓已被国人普遍接受。



【泉城忆旧】

走街串巷卖铺床草

□张机

早年间，济南的冬天很美也很冷。老舍先生《济南的冬天》一文，现在仍镌刻在趵突泉的石墙上，给人留下美妙的回忆。每当路过此处，我总是默默诵读，忆起童年时代的“立冬”，耳边仿佛听到了那些走街串巷吆喝卖“铺床草”的叫喊声，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当年家庭主妇们忙着买山草、晒山草，家家户户储备山草，用来铺床御寒的情景。

那时候，济南人大都住四合院，屋内地面也是土坷垃地，条件好的是青砖铺地。地面潮湿，冬天北风一吹冰天雪地，平房的屋檐下挂满长长的冰凌子，再加上带花格子的门窗透风撒气，人在屋里穿着厚棉袄也冻得直哆嗦。早先连蜂窝煤还没有的时候，家里过冬用的是俗称的“花盆炉”。“花盆炉”由厚重的生铁铸造，传热慢不说，夜里没法封炉(夜里火不灭)，必须天天早晨起来劈“火头”(济南话，点火炉的木柴)点炉子。那年头日子过得挺紧巴，木柴价格昂贵，于是在秋风落叶的季节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着捡树枝，扫树叶，晒树枝作引火的燃料。清晨常见大杂院里，各家各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点火生炉子，漫天烟雾缭绕，冉冉升空。

那时睡的大都是木板床，家境好的有的睡棕床，也就是四周围木框，中间用棕绳穿成菱形的花格子。可是济南的寒冬季节，温度时常到零下十几度，只靠一床薄薄的褥子，的确难以御寒，于是家家户户要买山草，用它来铺床取暖。

每逢初冬时节，常见挑着山草走街串巷的近郊山民，他们肩挑一根细细的扁担，两头各挑一大捆高过头的毛茸茸山草，一米多高的山草，前头带着白色绒毛，细长的枝干排得整整齐齐很蓬松，一看就给人暖融融的感觉。他们不辞辛劳地穿行在老街巷里，随着阵阵“卖铺床草来”的吆喝声，居住在深宅大院里的家庭主妇们纷纷走出家门观望。细心妇人买草时，先看成色，挑那些秆细绒多的山草，再闻闻山草是否清香，还把手插到里面看看有无夹杂碎草，或者干脆把成捆的山草拆开看个仔细。当时1至2分钱一斤，讲好价钱，过好秤，卖草人担起担子送进院里……

小时候，每当听到街上有吆喝卖山草的，我就跟在母亲身后跑到街上看热闹，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都蜂拥而出，讨价还价买山草。买回家后，赶快把山草摊开晒在屋檐下，晒干晾透，有时候要晒它一两天才行，说是怕上面带虫。这时候，趁大人不在，我们这些小小子就跑去干草摊开，躺在上面翻跟头、练摔跤，热闹一番。冷不丁听得大人一声吼，吓得赶紧爬起来，头发粘上绒毛，蓬头垢面变成了大花脸。

记得从我上初中时起，父母为了让我安心读书，就让我独居一间小屋。每逢立冬来临，父母就把晒好的山草，平摊在我睡觉的木板床上，草上边再垫上棉褥子。这样一来，铺了山草的床变得又高又厚，睡上去既蓬松又软乎，还能闻到一股山草的清香，睡在上面暖融融的，再也不感觉冷了。

时下又到当年铺山草的季节，旧时过冬御寒的民俗、卖山草的清脆吆喝声、肩挑山草走街串巷叫卖的情景，又出现在暮年的我的梦里，温馨而清晰。